

## 情書

推開門前，她想起昨天離開前，父親看著她的眼神，她幾乎可以確定，他想要祈求些什麼，因為那與她男友每隔幾天上床前望向她的眼神是一樣的，只是要更重要、更坦然、更為難一些。

走進房間，發現今天天氣不似早上離家般的陰鬱，沿著百葉窗縫溜達進來的陽光，鋪蓋出滿室燦亮。父親躺在純白的床單上，一如昨天的眼神雙眼睜大的看著她。

她迴避了，一邊收拾著昨晚用餐後的痕跡，一邊叨敘著今天在學校又發生了什麼事，企圖讓對話塞滿空氣，而父親的眼神就沒有著力點可以注視。只是她滴溜溜的像顆陀螺在房間裡打轉，父親的眼神也就像影子一般黏覆著她的身影。

終於，她放棄了，不再裝忙，而父親叫她幫忙寫封信。

是情書喔。

父親無力的笑著，帶著點歉疚的。

本來想應說可以自己寫啊的心情瞬間轉念成連寫信都辦不到了嘛，不知道是不是一片白的房間氣息清潔的刺痛了她的鼻腔，她別過臉去不待眼眶濕潤便蒸發掉自己的悲傷。

要寫甚麼？

她依著床畔的矮桌，在幾顆蘋果與熱水瓶旁邊找到放置自己的小本子的地方。陽光漸漸淡了，她本來想開燈，卻有種連開燈都來不及的餘裕在催促著她。

看來是想好許久了，父親猶如背稿一般將內容一字一字清晰的念出，順暢一如悠揚的四重奏，只是小提琴的尾音總是沒處理好，會出現幾縷乾啞嘶刮驚痛了她的耳。

她抄寫，本來只需要動到她的耳與她的手，但她不小心讓樂曲流進了她的眼與她的心，曲調越纏綿、婉轉，她便越生疑竇。終於，在曲調最高昂輕快的時候，她擲下了筆。

這是寫給她的吧？

父親深陷的眼眶泌出了悲傷，嘆息出他的理由。

不過理由她原本就知道了，早在一年前看到這與情人私奔掉她整個青春期的父親，竟佝僂著腰站在家門外佯裝眼眉的歡快時，她就知道了。

父親是不想回來的，只是他無處可去。母親則用後來蓄積的財力與人脈，收留了他，但從未露面。

她望著父親的臉，看出那帶著點近乎絕望的期望。

她呵出一聲沒有聲音的氣。

落座。拾筆。聆聽。書寫。

她訝異於父親驚人的記憶力，彷彿與那女人的一切碰觸與親吻，都化成了記憶儲存在他體內，她更訝異於父親的直白，這樣的一封信已經不能叫做情書，而該名之為懺情錄了。

她忽然理解，母親從來沒有露面的原因了，那應該是一種復仇吧。母親大概以為，在她需要父親的時候父親不在，於是要藉由父親需要她的時候她的不在來表達宣洩自己的不滿。但母親從來沒有搞懂，在父親的心中，母親一直是不在的。

如果母親看到這樣一封信不知道會怎樣，她想。

是嫉恨於那女人竟然能仍舊擁有父親最完整的愛而忿忿的撕碎，還是冷笑著出現在父親面前冷冷的將紙頁摔攤在父親眼前，或者是拿這個當證據去痛罵那女人的道德淪喪。

但上面這些，或許都不如當母親發現，原來父親最後的滿腔心意根本沒有辦法傳遞出去，反為母親所擁有時而產生的快慰與喜悅吧。

對母親而言，那應該是人生中最至高無上的幸福吧。她想。

就在天色暗到即將讓她連自己的字都看不清楚的時候，中提琴緩慢退場，小提琴尖嘶出最後一聲呼喊，她也完成了最後一個筆劃。

父親看著擬好的信，抿著的嘴唇軟化成一攤無憾的影子，簡單的交代了地址，就安穩的睡了。

她看著這表情，心頭忽然盈滿了勝利感。不管母親或是那個女人，都沒有看過父親這時的樣子吧。

她忽然間懂得了一些甚麼。

如果父親遇見她時，她已經是個女人就好了。

所幸她擁有這封信，只要不寄出去，那她就永遠擁有著父親的一些甚麼，一封她為了父親寫給她自己的情書。

